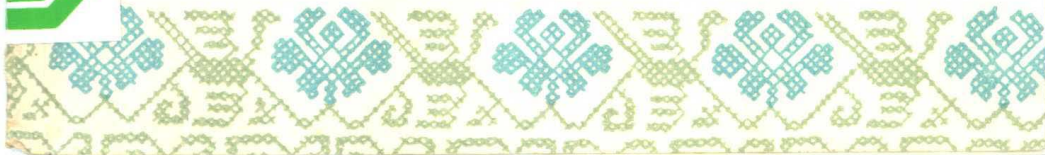


卜春秀

周立波 著

农村文学读物



要 容 內

農村文學讀物

卜春秀

周立波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64年·长沙

内 容 提 要

本书选辑了周立波同志的短篇小说数篇。这些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农村的巨大变化，描写了合作化、公社化时期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的形象。风格清新，乡土气息浓厚，语言生动活泼，读来十分亲切感人。

编号：(湘)2592

春 秀

著者：周 立 波

出版者：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湖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壹号)

长沙市新村路

印刷者：湖 南 省 新 华 印 刷 厂

长沙市兴权门口

发行者：湖 南 省 新 华 书 店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1964年4月第 一 版

印张：3 1/3 插页：1

1964年4月第1次印刷

字数：53,000

印 数：1——23,100

统一书号：10109·802

定价：(5)二角四分

編者的話

文艺面向农村，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新文艺在农村的陣地，向广大农民，特別向青年一代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阶级教育，是一项迫切的任务。为此，我們决定出版一套农村文学讀物，着重选編我省专业作家和业余作者近几年創作的各种形式的优秀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内容多是反映当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生活、歌頌新人物的成长的，富有教育意义。同时，文笔也朴实、生动，适合一般农村讀者閱讀。

为了使这套书能够不断增加新的品种，提高质量，更适合农村的需要，希望作者、讀者們大力給以支持和帮助。

中国作家协会湖南分会

湖南人民出版社編輯部

1963年10月

目 录

盖满爹.....	(1)
桐花没有开.....	(25)
禾场上.....	(53)
民兵.....	(63)
张满贞.....	(74)
卜春秀.....	(88)

盖 滿 爹

黎盖平是中共楠木乡的支部书记和农会主席。在这带地方，兄弟当中末尾的一个，通称老滿。黎盖平兄弟三人，他是老三。小时候，长辈叫他滿伢子。如今他有五十五岁了，又担任了令人敬重的职务，大家不提他本名，喊他盖滿爹，間或更亲昵一点，叫他滿爹。

盖滿爹人不很高，脸也寡瘦，头发倒是渾青的。他扯常穿一件袖口烂了的青斜紋布制服，冬天披件蓝布面子、格子布里子的棉大衣。夜里他也常常留在乡政府，很少回家，又沒带鋪盖，有时挤在人家的床上，有时睡在办公长桌上，拿大衣做被窝，盖住蜷縮的身子。

盖滿爹原先是木匠。乡里好多屋，都是他修的。他的手艺，全乡算第一。他很利落，又蛮穩当，

但也出过事。有一回，那是多年以前的事了，他給地主家修屋，上梁的时候，一不小心，从楼梯上掉下地来，肩胛骨錯出了榫头^①，請个草药子郎中足足治了两个月才好，把家里的积蓄用得罄空^②。

解放后，因为成份好，历史又清白，盖满爹很快地发现了。县委的工作組帶了他一个时期，就讓他独立活动，經過土改、复查的考驗，他入了党，并且脫产了。他把刨子、鋸子、墨斗、曲尺和斧头都送了朋友，并且对人說：“以后，我不修私人房屋，要盖社会主义大楼了。”

但由于多年的习惯，他一看見新盖的屋宇，或木器家什，总要評評手艺的好坏，說說屋柱安得好不好，桌面刨得光不光，椅子的榫头倒得合适不合适。他又爱树木。有一回，我跟他一起到区上去开会，路过一座山，看見坡上两株高大的杉树，他站住脚，昂起脑壳，望着树尖說：“长得好高，笔笔直直的，做屋柱、鋸板子都行。”

①榫头：器物两部分接头处制成凸凹，互相銜接，凸的部分叫榫。此处指骨骼相接的地方。榫：sǔn，念損。

②罄空：原意是指盛东西的器皿已空。此处指用完、用尽的意思。罄：qìng，念亲。

接着，他一边走，一边扯起杉木的好处来：“木质松，容易刨，又經事，不怕濕，还不怕白蚁。”

盖滿爹有两个儿子，长名松森，滿名楠森。这两个名字是他当年央求乡里教私塾的卜先生起的。卜老先生知道盖滿爹生性爱树木，特別送他这两个名字，盖滿爹真的喜仰了，两回都請先生吃了滿月酒。吃第二回酒后，卜老先生私下对人說：“他再生崽，我替他起名柏森、柳森、樟森和杉森。”不料，楠森以后，盖滿爹婆婆再沒生了，卜老先生再也没有机会吃他家里的滿月酒了。

土改时候，分斗争果实，别人淨要衣裳、被窝、家什跟碗盞，盖滿爹么子都不要，但一看见木头和木板，心就动了，要人帮他挪到乡政府的楼頂上，他說：“哪天总会有用的。”

乡政府是在一家祠堂里，屋宇寬敞，地砖平整，青瓦屋頂，火砖墙壁，都还很完好，就是門窗板壁都烂了。乡上办公、吃飯和睡覺，一概在这几間四面通风的大屋里；夏天犹可，一到十冬腊月天，人們冻得身子直打战。开会时，地上生着几堆火，大家围在火边头，胸前暖和，背后风直灌。盖滿爹瞄在眼里，早想修修了。这时县里下来个干部，住

在这样一間破烂房子里，冻得一夜沒睡覺。盖滿爹心里不安，忙把以后几天的工作安排了一下，大事交乡长，小事托秘书，自己跑到同行家里借了墨斗、曲尺、鋸子和刨子，又从楼上取出收起的木板，在乡政府的享堂里，他摆开一个临时的木作，噼里啪拉，一連忙三天，把几个房間的門窗和板壁全部修好了，公家沒花一个錢。

盖滿爹自从解放，就做工作，到現在已經六年了。区委換了好几届，他因年紀大，文化低，还是留在原来崗位上。和他同时当乡主席的好几位同志，如今有的当了区长，做了区委，还有一些提做县級干部了。他培养的一个青年农民，名叫易平的，現在是他直接的領導者，管这一乡的区委委員。易平下乡作报告，或者传达县里和区上的什么，盖滿爹戴起他的那副玳瑁^①框子的六十光的老花鏡，抽出水笔，和其他乡干一样，伏在桌边記筆記。

盖滿爹对乡里情况了如指掌。楠木乡的八个联組，五百来戶，他人人熟悉，家家清楚。他的脑壳

①玳瑁：dàimèi，念代妹。一种爬行动物，跟龟相似。

此处是指用它的甲壳制成的眼鏡框子。

就是一本活的戶口冊。不但人，他連好多人家的家務，心里也有數。哪家喂了几口豬？牛有好大？谷有多少？今年撿多少茶子？山里有多少出息？他大抵明白。哪個要想在他面前扯個謊，那是空的。

記得有一天中午，我們在鄉政府吃飯。飯是糙米子煮的；菜是一蒸鉢蘿卜，一碗辣椒，還有一碗芋荷叶子絲。蓋滿爹飯量不大，辣椒吃得多。他一邊吃飯，一邊和鄉長，和支委商量統購的工作。正在這時候，進來一個戴毡帽的角色，巴壯的臉上露出圓滑的微笑。他是富裕中農鄧菊生。

“蓋滿爹，我的豬要殺了，換點鹽吃。請你老人家開張條子。”鄧菊生禮恭畢敬說。

“你那架子豬也要殺了？”端着碗，站在桌邊吃飯的蓋滿爹吃驚地問。“不到一百斤，殺了糟蹋了。”他連鄧菊生的豬有好重也知道。

“沒得飼水，喂不起了。”鄧菊生說。

“你又扯謊了！”蓋滿爹沉下臉來，“你倉里有三十石谷子，算算能出多少糠？還有綠豆、紅薯、洋芋頭，你敢說沒得飼水？”

連鄧菊生也吃了驚，他家里的糧食，蓋滿爹曉得這樣清楚。

“听了謠言，怕收猪吧？”盖滿爹看他一眼。

“么子謠言？我没听见呀。”邓菊生这样地说，脸却红了。

“条子不能开。”盖滿爹直截了当对他說，“政府号召喂大猪，你们这些人偏偏要把架子猪杀了，打的是么子主意？”

“我把猪卖了，好吧？”

“那是你的私事。”

邓菊生还要发問，又进来了一个人，他只得走了。进来的是貧农卜晓亭，一个老头子。他要砍树，請盖滿爹批，一听到这话，盖滿爹放下飯碗，急忙問他砍树做什么子。

“修屋。”卜晓亭扯了一个謊。

“你修么子屋啊？是要拿去卖吧？你那座山砍得也差不多了，再砍，就成光山了。”盖滿爹温和地开导他說，“你不要只瞅了山里，要看田里。多积点肥，多挖点草皮，就够你的了。”盖滿爹晓得他眼前指望山里的出息，还是吩咐秘书批了两株树，但又告訴他，“以后不能再批了。”

卜晓亭拿着条子正要走，門口进来一个年輕、漂亮的女人。她抱个孩子，披头散发，一路哭哭啼

啼跑进来。卜晓亭连忙让开路，站在一边，看看那女子的散乱的头发，摇摇头低低地说：“一个人讨个这样的堂客，就算背时了。”

进来的女子的婆家姓盛，娘家姓李，不久以前离过一次婚。怀里抱的这个两岁的伢子，是她和前夫生的。她一进来，坐在板凳上，就边哭边说：她的姑娘欺侮她，婆婆折磨她，男人口口声声叫她滚。

“盖满爹，我要离婚，我高低要离……”

“离过一次了，还要离几回？”盖满爹端起半碗冷饭子，岔断她的话，平平静静地问她。

一听到这话，盛李氏就拍桌打椅，又哭又闹。她把棉紧身子的胸口扯破了一块，怀里的伢子也吓得哭了。闹了一阵，她竟说出要吃水莽藤①的话来了。盖满爹声色不动，用筷子从容扒着碗里的剩饭，听她闹个够，等她声音低一点，眼泪少些了，才说：

“够了吧？”他放下碗筷，看妇女主任一眼，又说，“来吧，我们一起跟她谈一谈。”

在饭桌旁边，盖满爹跟妇女主任一起，左劝右

①水莽藤：是一种有毒的野草，人吃了会毒死。

劝，把盛李氏說轉来了。半点钟后，这位披头散发的年輕标致的女人抱着孩子，吊着脑壳，平平靜靜出了乡政府。

在吃一頓飯的時間里，我看見盖滿爹接連不斷，处理了三件事情。

盖滿爹为人正直，办事热心，只是有一宗，他自己总觉得文化上不行，生怕別人看不起。到这里来的干部，做么子事，要是不跟他联系，他就躲开說：“你們搞吧！我沒探^①了。”要是跟他打了个招呼，还征求了他的意見，他就会象小孩子一样地高兴，并且尽量地为你出力。

楠木乡有一所县立中学，校舍接近乡政府。校长陈子健是个党员，深知盖滿爹的这脾气。有一天早上，盖滿爹正在灶門口洗脸，陈子健进来找他。为卖粪和买菜的事情，学校跟周围的农民鬧得不团結。附近农民說：“学堂里买菜，爱挑三拣四，价錢又压得太低。”有的人說：“如今政府稳定了物价，只有学堂里的尿还年年涨价；物价不波动，尿倒波动。”伤言扎語，学生們听了，心里不好受。陈

①沒探：沒有管的意思。

子健特意来請盖滿爹調解，說明了來意，他信賴地笑道：

“滿爹，这事我拜托你了，学校里的意見你是知道的。你代表我們說吧，我不來了。”

“呵！呵！你愛說笑話。”盖滿爹笑得一臉的皺紋。“我一个黑脚杆子，哪里能够代表你們学校呵？”嘴里这样说，心里蛮舒服。

“你老人家何解見外呢？我們的学生百分之七十是工农子弟，你說这学校是哪些人的？”

“我沒踹^①过学堂的門坎，哪里好代表你們？”

“乡支书兼农会主席还不能代表学校？”

盖滿爹听了这话，兴致勃勃地立刻跑到挨近学校的联組，把意見頂多的一些农民找到一起，談判了一陣，参照双方的条件，他訂出了两个合理的价錢。农民还嫌菜价比街上低些，盖滿爹就說：“学堂是我們自家的，学生的百分之七十是工农子弟，我們支持学堂，就是維護自家的晚輩。菜不挑到街上去，来回少走二十里，这里头省出好多工夫，好多力气了，你們算算看。”

①踹：chuài，念“揣”字的去声。踐踏的意思。此处指沒有进过学堂的門。

大家把細賬一算，覺得合适，又維護了學校，都滿意了。往後，他們對學校的傷言扎語也都停息了。

蓋滿蓼的衣袋子里有個小本子，紅布封面上燙兩個精緻的楷書金字：“前進”。衣服的上口袋里插一支金星鋼筆。到縣里和區上開會、聽報告，他戴起老花鏡子，抽出鋼筆，在本子上記下大要，要詳記是跟不上的。

可是，听听他回到乡上的传达吧。他不照本子死念，总是在享堂里，汽灯下，指手划脚，用自己慣用的字眼，把會議的精神，作生动的講述。在區上開完統銷工作會，回到鄉上，他主持了一連串會議。開完支委會，就開支部大會，接着又是鄉人民代表會。在代表會上，他這樣說：

“今年是一次統銷，決不補銷，不要以為舊年補銷了几次，今年也一样，舊年的皇曆，今年看不得。只有這些米，飯在這裡，菜也在這裡，一張牛皮攤開在這裡。”

農民喜歡聽他話，他講得簡單、崩脆和生動，不用筆錄，都記在心裡。

鄉上的會，常在夜裡開。農民們白天出工，擦

黑才散，回家洗完臉和腳，吃了夜飯，還抽一袋煙，才點起杉木皮火把，三三兩兩，說說笑笑，走到鄉政府，路遠的要十一點才到。散得早的會，也要到雞叫，遲的就得天亮了。

開完會，蓋滿爹扭熄汽燈，隨便晒在會議桌上。過一兩個鐘頭，找他的人就陸續來了。

統銷工作下到聯組後，缺糧戶大吵大鬧，都想多銷。一聯組平常開會都平靜，這回在小學校裏開會，也是意見紛紛。有的說，家里只剩一點冬粳子；有的說，他們家是鐮刀上壁，沒得飯吃；還有的說，已經吃了一個月的紅薯丁子了。好几十个喉嚨鬧成了一片，有些人家的婦女也趕來幫腔。各人都說各人的艱難，是真是假，也分不清。正在吵得不可開交的時候，蓋滿爹來了。他站在講桌旁邊的煤油燈下。右首粉牆上映出了他的搖搖動動的放大的影子。他用手指腦敲一敲桌子，等聲音稍微低落一點，才說：

“吵得好熱鬧，我們來看看。”講到这里，他對聯組長笑笑，又從容地說，“哪一個的喉嚨大，我們叫哪一個多銷一點米；吵得這樣費力氣，不多吃點還要得？”

有人笑了，課堂里隨即安靜了一些。坐在燈光照不到的后邊角落里的一个人說道：

“蓋滿爹，不要怪我們，我們也不怨政府，是天老爺太不開恩了。”

“是呀，”另外一个人答白，“谷米天作价。洞庭湖淹了百年沒有的大水，圩子倒光了。我們这里的晚季又統統不好。冬梗子揚花，要麻風細雨，那几天偏偏起大风，又不落雨。冬梗子只收一把草。”

“荞麥也不好，七十天的荞麥，六十天的雨，”第三个农民这样地說，“今年交了秋，接連四十多个响晴天，田里干得开坼了。”

“你不敬天，天肯維持你？”說這話的是后邊一个穿长袍的老头子。他在課堂里的地板上磕磕旱烟袋，接着又說，“上回，我跟滿爹講，我們繳伙打場雷祖醮^①。好吧？他說：‘有么子雷祖呵，不要再信那些了。’不信，就沒得了，記得鬼子来的头一年伏天，天下和天翻的雨，又打雷，又扯閃，雷公把栗树坪的两棵松树劈开了，还烧死一个躲雨的过路的客子，用朱笔在他背上写了两行字：‘不信神明，

①醮：jiào，念叫。僧、道設坛祭神叫打醮。